

閻戶謂之字闢戶謂之宙宇宙為至大矣而不離吾掌握之間可使之无陵歷之患況其小者乎職職而植芸芸而動動植之物為至多矣而不出吾百骸之內可使之无天闕之愆况其寡者乎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與人未嘗相離唯至人為然全天之性曰人得人心曰機天性盡矣斯為三才心機明矣斯為物宰靜而復本則湛然常寂動而應變則斡旋无窮以人發天以天定人則幽明潛通而變化見矣若夫不能立天之道則機之發也无已時而心之出也豈不殆哉烏能相與於定乎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能變化機所為焉天以不言而成變化機固大美立天者人能无機乎然有心之機非機之極无心之機迥極機也機動於此化形於彼咸其自然故天發殺機川可

為陸陸可為川人發殺機能天之不能載能地之不能覆天人之機至是極矣故曰殺機天人合發三才乃安而萬變以之而定焉孰能逃吾之機乎雖然心生於性機出乎心巧者人也拙者天也冥心復性雖

機之大可以伏藏

九竅之邪在手三要可以動靜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水穀之所化皆陰陽之邪也九者之中其要有三耳目口而已矣夫耳之惑於聲也目之惑於色也口之惑於味也其為邪莫甚焉聖人能使九竅不為九竅所使故曰唯聖人為能踐形動而邪不能勝靜而邪不能入動亦可靜亦可故曰可以動可以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

火固能剋木方其為水所制則火不能用事必待禍發然後能剋也姦固能潰國方其為正所勝則姦不能用事必待時動然後能潰也是知陰陽之殄姦宄之作亦有

所待而後必焉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知靜而性知動而機知萬變之无窮知九邪之有要爰清爰靜遊神之庭惟元惟默達道之極則修之至於不與佞為構鍊之至於不與物相忤恬淡平易抱一而已夫是之為聖人若能者造化所不能移天地所不能圍至於富國安民強兵戰勝特其戲事耳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陽一舒而萬物不得不生陰一慘而萬物不得不殺自生自殺孰使之然道之所理者如此苟惟不能則天之所以為天亦小矣然則天豈有心哉成其自取爾故曰道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形之大者也天以絜資人物之始地以形資人物之生人與萬物不能逃乎覆

四八

四八

載之間相有以相成相無以相廢所不能
獨立者也且非其有而取之曰盜天地不
盜萬物不能成變化之道萬物不盜人不
能成蕃殖之効人不盜萬物不能成生養
之功何則天地之大也不有萬物為之始
終則天或幾手殆矣故為萬物之盜萬物
之多不以人為之佐理長養則物或幾手
溺矣故為人之盜人之所以靈不有萬物
為之滋生榮養則人幾手夭矣故為萬物
之盜相盜乃所以相宜故曰三盜既宜如

此則天地人之三才所由立也
人知其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

神之用固妙矣或得以議其狀乃若不妙
則又神之至數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
言也茲豈非人知其神之謂乎又曰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茲豈非不知不神所以神
之謂乎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行速日一周天月行遲月一周天遲速
有自然之度不可踰也夫物之不齊物之

情也鷦鷯之大鶴鷯之小各安其性命之
情小大有自然之量不可易也明乎自然
之數一乎小大之量靜而聖王之功妙而
神明之機於此得矣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
躬小人得之輕命

天地盜萬物以成變化之妙萬物盜人以
成蕃殖之効人盜萬物以成長養之功皆
自然之機也自然之機為神所運孰主張
是孰紀綱是意者其有機絃而莫能自己

天下之人日用不知焉觀其微君子機與
神契靜合陰陽之妙故能保其身小人機
與神違動為機變之行故適所以輕其命
明乎盜機則民安而國富矣
警者善聽警者善視

用志不分與神為一警者雖不能視而聽
亦多聞矣奚必用目哉警者雖不能聽而
視亦多見矣奚必用耳哉耳能聽人亦能
使人警目能明人亦能使人警聖人視聽
不用耳目故聰明益廣眾人視聽必用耳

目雖有之何異於龍警也豈非神之所寓
果不在於耳目歟

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由眾起故
受之以師夫師之興也由於訟訟之作也

由於飲食飲食亦小矣而師實源於此況
利之大者乎聖人不重興師而重貪利誠
能絕利一源使千毛萬孔不作則所積益
厚矣民豈得不安國豈得不富哉以此用
師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百可以為千
千可以為萬故曰十倍是道也知之未必
能行行之未必能守苟行之篤守之固於
晝夜間三返而不殆焉則又萬倍於用師
矣又奚必勞吾之民竭吾之財以取彼之
利為我之利者哉自然不兵而強不戰而
勝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也
聖人見道而不見物故其心未嘗生未嘗
死眾人見物而不見道故其心生於物死
於物夫聖人者御天地於指掌轉萬化於

方寸皆由精神之運心術之動故能物投如市吾心如水真機之發不為物惑矣人則異是見可欲而心亂其為機也亦淺矣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四時自爾推遷陰陽自爾造化天則无為而无不為耳彼物之生成衰殺咸其自取天何思焉惟其无思故物莫能傷此真所以為大恩也雖然蠢蠢之物不能自生必有所待鼓之以雷動之以風莫不並作

至樂性愉至靜則廉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萬物皆備於我及身而誠樂莫大焉則性分之内曰不待於外也世之奔競之流目有見焉則生觀觀心有樂焉則生歡欣至人之樂則異於是故曰性愉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則未免乎有累焉能廉哉至人端居深眇之地无一物之可用无一物之不用何樂之有故曰大廉不嗛非至靜焉能至此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大巧不為物物具足雲行雨施雷厲風飛

有心哉物得以生謂之德爾故曰公公私私天地之德飛者走者動者靜者咸其自取萬物皆謂天之私我使我有是天豈物物而雕刻之哉此之謂至公禽之制在焉

水火有剋制而无煇滅蓋蒸之所感不期然而然也以形制形小大不倫則大者常勝小者常弱矣元龜食蟻飛鼠斷稼豈以形哉烝服之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生於此者未必不死於彼死於彼者未必不生於此至人者出有元之表雖動靜之域則生亦奚足悅死亦奚足惡尚何係累之有哉根猶木之有根春夏為先方且生之秋冬為後方且殺之迨夫為之根株而言之則无生无殺矣人之墮於有形涉於有數亦猶木之有根也

思生於害害生於恩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至仁乃所以不仁惟天地聖

人為然豈弊弊然私子奪之權哉然而天地方未判聖人方未兆又何仁與不仁之有仁與不仁亦自物觀之耳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氓氓蚩蚩初无真識由於陰陽役於造化但見其粲然有觀者為天地之變昭然有倫者為天地之理昧昧晦晦不知所持此故以天地文理為聖也至人則異於是時之運也不窮吾則因之而不違物之生也无已吾則順之而不逆相交以成文相錯以成理故曰我以時物文理哲也

黃帝陰符經注終

四八

四八

四八

1-15 卷 1 / 70 1